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解释社会行为： 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

[美]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著
刘骥 何淑静 熊彩 等译 刘骥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解释社会行为： 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著

刘骥 何淑静 熊彩

等译

刘骥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美)乔恩·

埃尔斯特(Jon Elster)著;刘骥,何淑静,熊彩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1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ISBN 978-7-5689-1083-5

I .①解… II .①乔… ②刘… ③何… ④熊… III .

①社会行为学 IV .①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6049 号

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

【美】乔恩·埃尔斯特 著

刘 骥 何淑静 熊 彩 等译

刘 骥 校

策划编辑:林佳木

责任编辑:李桂英 邬小梅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刘志刚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mm×1360mm 1/32 印张:14.125 字数:414 千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89-1083-5 定价:69.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言

一开始,本书只是我于 1989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的螺母与螺钉》(*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的修订本。但最终,它变成了一本完全不同的、更具野心的书。它更加详细,并以一种不同的精神涵盖了更多的话题。虽然本书有 9 章的章节标题与其前身相同,但内容上只有第 9 章和第 24 章大体保持不变。

本书尽管涉猎广泛,但它并不是一本专著。与专著相比,它既少了一点东西,又多了一点东西。它是一次关于我认为对阐明社会行为颇具潜力的那些思想的基础的、非正式的且个人化的呈现。我使用了大量的例子,其中许多是趣闻逸事或文学作品,其他则来自更为系统的研究。书中偶尔用到的代数也没有超过高中数学水平。同时,本书有一种在入门级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方法论和哲学上的倾向。我力图将社会科学更一般地置于“科学”之中——既置于人文学科之中,又置于自然学科之中。同时我还希望读者始终牢记科学解释的一般原则——如何用解释性要求(explanatory pretensions)来约束理论的构建。

每章参考书目的风格反映出了互联网,特别是维基百科(Wikipedia)、谷歌(Google)和谷歌学术(Scholar. Google. com)等网站的兴起。由于现在的读者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找到大部分的相关参考文献,所以我在文中省略了许多引述和研究发现的出处。相反,我试图将读者引向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现代经典,以及一些书籍和文章——它们是一些网上很难查到的观点来源;我还会指向一些作者,我从他们那里所得甚多,不提他们只会印证我名字的含义(Elster 在德语中表示喜鹊^①)。

虽然本书正文很少涉及当代学者的观点,但我对亚里士多德、赛内加(Seneca)、蒙田(Montaigne)、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H. C. 安徒生(H. C. Andersen)、司汤达

^① 西方有一种观念认为喜鹊喜爱偷取发亮的小物品,这里用来比喻引用他人观点而不对来源出处作出标注的人。——译者注

(Stendhal)、托克维尔(Tocqueville)、普鲁斯特(Proust)以及其他古典作家都有广泛的引用,他们留下的文字依然是因果假设的无尽源泉。忽视哲学、小说、戏剧以及诗歌所蕴含的机制,只会让我们自行隔绝于许多真知灼见。仅仅局限于过去百年或十年而忽视过去两千五百年来人类关于心智(mind)、行动(action)和互动(interaction)的反思,换来的只会是巨大的风险与损失。我引用这些作者与其说是要诉诸他们的权威,还不如说是为了说明花时间去广泛地而不是狭隘地阅读是值得的。为了直接反对我所感知到的那种愈演愈烈的(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职业化的趋势——不鼓励学生学习外语和阅读古籍——本书进一步呼吁,要用更全面的方法来进行社会研究。

在准备本书原稿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与评论。我首先要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感谢他们在我展示本书写作素材的课堂上所提出的敏锐质疑与评论。来自巴勒罗·卡尔马诺维奇(Pablo Kalmanovitz)的建议尤其有益。在科利乌尔(Collioure),奥农·海兰(Aanund Hylland)和奥莱·约恩·斯科格(Ole-Jørgen Skog)花了三天的时间和我讨论整本书的原稿。在奥斯陆(Oslo),海兰、卡尔·奥弗·莫伊那(Karl O. Moene)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用超过一天半的时间继续了这个讨论。他们的评论不仅将我从许多(许多!)的错误中拯救出来,而且还给了我如何补充与加强阐述的建议。我尤其感激罗默当时催促我写一个结论。我收到了来自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拉伊·萨阿赫(Raj Saah)以及一位匿名评论者对整个原稿的书面评论。甘贝塔的评论特别详尽且有益。我和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就第10章介绍的观点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而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我还收到了来自乔治·安斯利(George Ainslie)宝贵的书面意见,是针对本书第一部分的许多源自他的观点提出的。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对第25章给出了建设性的评论。罗宾·道斯(Robyn Dawes)对第7章和第12章提出了精辟的意见。最

* 本书页边码为英文原著页码。

后,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将本书一些章节的草稿展示给了“星期一小组(Monday group)”的成员们——自1995年以来,一到秋季他们每周都在纽约聚会,春季的聚会则只是偶尔举行了。这个小组的成员有:约翰·费内中(John Ferejohn)、拉奎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伯纳德·曼宁、帕斯夸莱·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约翰·罗默。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出了友好而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我将此书献给乔纳森(Jonathan)和乔安娜·柯尔(Joanna Cole)——他们知道是为什么。

我引用了以下作品:M.斯科雷奇(M. Screech)翻译的蒙田《随笔集》(*Essays*, London: Penguin, 1971);C.普伦德加斯特(C. Prendergast)新译的普鲁斯特的文章(London: Penguin, 2003);A.J.克莱尔希默(A. J. Kralsheimer)翻译的帕斯卡尔(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 London: Penguin, 1995);L.坦科克(L. Tancock)翻译的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Maxims*, London: Penguin, 1981);H.范劳恩(H. van Laun)翻译的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的《品格论》(*Characters*, New York: Scribner, 1885);G.赛尔(G. Sale)、S.赛尔(S. Sale)和J.斯图尔德(J. Stewart)翻译的司汤达的《论爱情》(*On Love*, London: Penguin, 1975);阿瑟·戈德哈默(A. Goldhammer)新译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4)。其他对法语的翻译来自我自己。

目 录

导论	1
第Ⅰ篇 解释和机制	7
1 解释	9
2 机制	30
3 诠释	48
第Ⅱ篇 心智	63
4 动机	71
5 自利与利他	91
6 短视与远见	105
7 信念	117
8 情感	137
第Ⅲ篇 行动	155
9 欲望与机会	157
10 人与情境	170
11 理性选择	183
12 理性与行为	205
13 应对非理性	222
14 对文本诠释的一些启示	235

第IV篇 来自自然科学的经验	247
15 生理学与神经科学	251
16 结果解释与自然选择	260
17 选择与人类行为	274
第V篇 互动	287
18 非意向性的结果	288
19 策略互动	299
20 博弈与行为	316
21 信任	327
22 社会规范	336
23 集体信念的形成	353
24 集体行动	368
25 集体决策	380
26 组织和制度	403
结论：社会科学可能吗？	419
后记	442

导 论

本书主要是关于解释社会行为的。在第 I 篇,我详细说明了我的解释观,在余下的四篇,我构建了一个适用于特定案例的概念和机制的工具箱。必然地,这个工具箱并不追求完备性。与其试着对那些将会显而易见的差距进行说明,不如让我列举一部分谜题——我认为可以用我的方法(approach)来阐述这些谜题——来开始本篇的讨论。在结论部分,我会简要提及先前章节中所提出的解释,从而又回到这些谜题上来。

要采用这些例子和解释必须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我并不宣称所有的被解释项(explananda)都是已确立的事实。当然,在一个真实的解释中这是关键的第一步——试图解释不存在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出于构造一个工具箱的目的,我们可以不那么严格。第二,即使被解释项的存在有案可稽,我也并不宣称我所提出的解释就是正确的。我仅主张它们满足解释所需的一个最低条件——它们在逻辑上能推导出被解释项。这些谜题和解释旨在表明:“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就有这种机制或许能解释它”,以及“如果这种机制产生作用,那么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给定这两点,以下是我根据本书四个实质性部分安排的谜题(多少有些武断,因为很多谜题可以被归入多个类别)。^①

I 心 智

- 为什么有些赌徒认为当红色连续出现五次后,下一次红色比黑色更容易出现?

^① 虽然这个列表与第 12 章中列出的挑战理性选择理论的谜题列表有些重叠,但列出它不是为了争论,只是为了激起读者的好奇心。

- 为什么另一些赌徒认为当红色连续出现五次后,下一次黑色比红色更容易出现?
- 为什么偏好有时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 为什么相信有来世的人希望来世尽可能晚点到来?
-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向自己或他人承认自己嫉妒(他人)?
-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向自己或他人承认自己无知?
- 为什么在 16 世纪皈依加尔文教(Calvinism)的信徒中,“人上天堂或下地狱皆由命定”的信念比“人能通过行善获得救赎”的信念更能使人内心平静?
- 为什么“犯错的人不能原谅别人”的说法(有时)是对的?
- 为什么在一些文化中,耻感(shame)比罪感(guilt)更重要?
- 为什么 1998 年法国队在足球世界杯中的胜利给法国带来了那么多的喜悦,而 2002 年法国队未能小组出线又带来了如此大的沮丧?
- 为什么妇女在被强奸后常会感到羞耻?
- 为什么羞辱性的入会仪式使加入者对组织产生更多而非更少的忠诚感?

II 行 动

- 2
- 为什么与二十年前相比,如今的百老汇演出得到了观众更多的起立鼓掌?
 - 为什么惩罚可能增加而非减少其所针对的行为发生的频率?
 -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打破自我强加的规则,即使遵守这些规则毫无意义?
 - 为什么报仇的模式是“双倍奉还”,而非“一报还一报”?
 - 为什么股票的长期收益远高于债券的长期收益(也就是说,为什么股票的价值不上升到使二者的收益相等)?
 - 为什么当危险药物以透明包装出售而非以瓶装出售时,自杀率会下降?

- 为什么在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①被殴打致死时,38个旁观者中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 为什么纳粹统治下有人会隐藏或营救犹太人?
- 为什么1997年希拉克总统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却失去了他在议会的多数席位?
- 为什么一些离异的父母愿意分享孩子的监护权,即使他们实际偏好的是单方监护权(如果打官司的话就可能得到)?
- 为什么穷人更不容易移居国外?
- 为什么有人在不付息也不允许圣诞节前撤销的圣诞储蓄账户(Christmas accounts)^②里存钱?
- 为什么人们会推行一些负预期值的项目,如建造协和式飞机?
- 为什么在“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向民主转型后,专制政权的政府代理人被提审的时期)中,转型后立即被审判的人比稍后被审判的人获刑更重?
- 为什么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哈姆雷特的复仇要拖到最后一幕才上演?

3

III 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启示

- 为什么父母更可能杀害收养的孩子和继子女而不是亲生子女?
- 为什么即使面对诱惑和机会,兄弟姐妹的乱伦仍很罕见?
- 为什么人们会把自己的钱投资到由他人代理负责的项目中,尽

① 1964年美国纽约发生了著名的吉诺维斯案件。一位叫作吉诺维斯的姑娘在回家途中遭歹徒持刀杀害。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发现,在案发的30分钟内,共有38个邻居听到被害者的呼救声,许多人还走到窗前看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一个人去救援,甚至没有人及时打电话报警,致使受害者未得到及时的救援。这一事件引发了各界的广泛讨论。——译者注

② 圣诞储蓄账户是一种由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方式。一般由储户的银行按月从储户的账户中扣下固定金额,待到圣诞前夕一次性返给储户,该账户一旦开通便不能在圣诞节之前注销。这种存储方式约束储户平时的消费,使其预先存下过圣诞节的费用。——译者注

管后者可以任意把所有利润占为己有?

- 为什么人们会为没有物质收益的复仇付出一些物质代价?
- 为什么人们会没有证据就妄下结论?

IV 互 动

●为什么社会党的支持者有时会给另一党派投票,从而阻碍自己的党派获胜?

●为什么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沿用之前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语言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

●为什么冰激凌摊位常常彼此挨着摆在海滩中间的位置,即使分散开来能让顾客更便利且对小贩也没有损失?

●为什么当一个人的投票对投票结果肯定毫无影响时,他或她仍去投票?

●为什么现代西方社会中经济上成功的人士常比一般人更苗条?

●为什么人们会拒绝可以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得更好的交易,比如,为什么他们不去询问等待公交车时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是否愿意

4 出售他的位置?

●为什么尼克松总统曾试图向苏联人展现出易于采取不理智行动的样子?

●为什么军事指挥官有时会做出破釜沉舟的决策?

●为什么人们常认为一些本质上无关紧要的礼节非常重要?

●为什么即使身在一个不期望再次光顾的外国城市里,乘客也会付小费给出租车司机,顾客也会付小费给服务员?

●为什么即使在没有预见任何生产中断的情况下,企业仍会投资大量存货?

●为什么在一组学生中,每个人都认为别人比自己更好地理解了一篇晦涩的文章?

●为什么很多政治会议中都采用记名投票(roll call)的方式?

- 为什么互投赞成票在普通立法机关比在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 中更常发生?

我将在本书的各个地方提供对这些现象的建议解释，并在结论部分作简要的总结。这里我只想就两种不太可能有用的解释形式做一个一般的评论。正如读者将会在第1章看到的(之后也会有多个提醒)，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向读者反复灌输对两条常见推理路线的怀疑态度。第一，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情况，社会科学不能依赖于功能解释(functional explanation)，功能解释是引用结果而非原因来解释行为或行为模式。付小费的规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对服务员的监督比老板的监督更有效率吗？我不这么认为。第二，与我过去的想法相比，我现在认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并没有那么强的解释力。难道现实中的人们是基于主流期刊中附录里那么多页的数学计算公式来行动的吗？我不这么认为。

至少从三个方面来看，理性选择理论仍然是我们工具箱中宝贵5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一种定性常识的方式来理解理性选择理论，它是能够解释许多日常行为的。即使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不了很多行为，它也具有极大的观念上的价值。特别是博弈论，它阐释社会互动结构的方式远远超过了先前几个世纪人们所获得的见解。最后，人们想要自己是理性的。这种想要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充分理由而不只是做“背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玩偶的欲望，为本书中研究的很多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机制提供了持久的反作用力。

虽然我对很多理性选择的解释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我相信选择(choice)的概念是非常根本的。本书中我考虑了基于选择的解释(choice-based explanation)的几个替代性解释，并且得出结论：虽然这些替代性解释有时或许能对理性选择这种研究方法作有益的补充，但它们并不能代替它。例如，人们在不同的约束条件(constraint)下行动这一事实往往能够解释人们行为上的很多变化。同样，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行动者的被动选取(selection of agents)而非行动者的主

动选择(choice by agents)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的原因。然而总的来说,我相信选择的主观因素比约束与选取条件的客观因素更具有解释力。这显然是一种在任何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被证实的直觉,然而,在6 任何情况下,社会科学家都应该在他们的工具箱中为所有因素留出余地。

“选择”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中,是相当含混的,而且常常是不精确的。

选择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指代不同的意思,而且常常是互不相关的。

解释和机制

本书依赖一种特定的视角来界定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尽管这不是一本社会科学哲学的著作,但是它利用和倡导了一些关于如何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理念。在前三章,这些理念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在本书其余的部分它们主要构成了部分隐含的背景,尽管它们不时也回到“舞台的中央”,主要是在第 14 章至第 17 章以及结论部分。

我主张所有解释都是因果性的。要解释一个现象[被解释项(explanandum)]就要引述一个引发它的更早的现象[解释项(explanan)]。当我倡导因果性解释时,我并非有意排除对行为进行意向性解释(intentional explanation)的可能性。意向可以作为原因。理性选择解释(rational-choice explanation)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意向性解释,后面的章节将对其进行详尽的讨论。然而,许多意向性解释依赖的是行动者在某种情况下是**非理性的**这一假定。非理性本身仅是一种反面的或剩余的观念,凡不是理性的都是非理性。为了使这个观念具有解释的效力,我们需要诉诸能引发特定行为的、具有特定形式的非理性。例如,在第 12 章中,我就列举和阐明了可以导致非理性行为的 11 种机制。

有时,科学家们用现象的结果(consequence)而非它们的原因来解释现象。比如,他们也许会说,我们用部落血仇(blood feud)将部落的人

7 口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上这一事实对部落血仇进行了解释。这看上去有一种形而上的不可能性：怎么能用某一时间点还未发生的事物去解释已经存在或出现的事物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问题能够被重新表述，以使“用结果做解释”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在生物学上，进化解释为上述解释方式提供了一个例子。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这类解释的成功案例却凤毛麟角。部落血仇的例子肯定不在其中。

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提供的是规律解释（explanation by law）。规律是能使我们将某一时间的某一陈述的真实性通过在此之前的一另一陈述的真实性推断出来的一般性命题。因此当我们知道了行星在某一时间点的位置和速度，天体运行定律就能使我们推演和预测出它们以后任意时刻的位置。这是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tic）的解释：给出前提，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社会科学即使有这样类规律（law-like）的解释，也是极少数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或多对一，而是一对多或多对多。很多社会科学家试着用统计的（statistical）方法为这种关系建模。然而，统计解释本身并不完备，因为

8 它最终不得不依赖对看似可信的因果机制（mechanism）的直觉。

解 释

解释：一般而言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这不是唯一的任务，但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其他任务都从属或依赖于它。被解释项的基本类型是一个事件(event)。对它进行解释就是要引述一个更早的事件(earlier event)作为原因来说明它为什么发生。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没能成功解救被伊朗扣为人质的美国人来解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①或者，我们可以引述任意几个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从《慕尼黑协定》到签订《凡尔赛和约》，来解释“二战”的爆发。尽管这两个案例中因果解释的细微结构明显更为复杂，但它们确实体现了基本的“事件—事件”式的解释模式。在起源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传统中，它常被称作“台球”(billiard-ball)式的因果解释模型。一个事件，球A撞击球B，导致(也就解释了)另一个事件，球B开始运动。

那些熟悉社会科学中典型解释的人可能并不认可这种模式，或者并不认为它更具优势。不管怎样，社会科学家都倾向于更强调事实(fact)或者事态(state of affair)，而非事件。“上午九点，路很滑”这句话

^① 提前说明一个稍后会讨论的差别，注意，卡特不是未能尝试(fail to attempt)，而是尝试后失败了(attempted and failed)。一个否定性行动(nonaction)——例如未能尝试——并不具有因果效力，除非是从间接的意义上说：如果其他人意识到或推断出行动者未能行动，他们就可能采取本不会采取的行动。